

记者 郭琳

黄永松细细地喝着面前的那一小盅汤。他虚握成拳,垫在右手腕下的左手,让整个过程中有种太极的调子。菜例也不见得是珍馐,都是江南人家餐桌上常见的时令蔬菜:茭白、水芹、菱角、莼菜、芡实、茨菰、莲藕、荸荠。这是在杭州江南会的水八仙宴。

与谈笑风生的宴厅一墙相隔:厅外,菱角和茨菰正在天井的池塘水盆里欢快地生长。再穿过一道门,天井另一头的外厅,角落的桌上散散地放着书。书被土色的瓦楞纸封套裹了起来,封套正面镂空,是三个线条笨拙的字:水八仙。

《水八仙》,台湾《汉声》的新书,正是这一日的主角。

黄永松很高兴。他举起小酒杯,里面是蜜色的黄酒,笑咪咪地同身边的“小朋友”碰杯。这套书,历时两年,终于达到汉声的标准——或者说,是他的标准。他对年轻编辑们的努力很是满意。

两年半周期,对于一期《汉声》杂志来说,属于正常。费事最久的一期,《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考志》,拿了2007年度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用了八九年。大陆知道“汉声”或者“黄永松”这两个名字的也许不多,尽管汉声机构到北京已经二十多年。人们是通过张立宪的《读库》杂志慢慢知道它的——几年前,以精耕细作闻名的编辑人张立宪,曾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读库》与黄永松的对话,充满了对这位同样以“慢工出细活”著称的前辈的敬仰。

饭毕,穿着土布衣裳的老先生盘腿坐在我面前,看起来很舒服,却又腰板儿笔直,若用个量词,可以用“一尊”。

《汉声》的41年,听起来很悲壮?

我们一直在和时间拔河:记录被工业和城市挤压到边缘,甚至濒于灭绝的传统民间文化

我看到一张2003年时候黄永松和《汉声》的合影,不由大笑:脑门儿和眼睛一般雪亮的黄先生,赤脚站在方块纸板上,两手扶着摞起来一人多高的杂志。

从最上最普通16开杂志扶摇而下,杂志的脊背从正常,到五花八门形状各异。这一摞,就是一段《汉声》简史。

也是黄永松的出版简史。

背景是一间朴素到简陋的房间。白瓷砖铺地,刷白的墙已经不那么白了,墙上的一块还包裹了牛皮纸,大约就是台北《汉声》总部——台湾一条巷子,汉声巷,就是以它命名的。杂志社就在这条街上,是套容易一掠而过的单元房。

透着点精致的,还是刷白的窗上那条水灵的传统版金鱼。

1971年创立的《汉声》,41年来一直在做一桩“悲壮”的事业:记录被工业和城市挤压到边缘,甚至濒于灭绝的传统民间文化。

这个理想化的命题现在人听来没准会发笑。但在《汉声》的41年历史中,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儿。

比如说,二十多年前,《汉声》曾出过三册《有机蔬菜》。三册书如今都已绝版,“有机”概念这两年却开始风行。

又如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是一种中国古老的服装印染工艺:夹纈。这种出现于秦汉的古老工艺,已经淡出很久了。几年前,黄永松和他的团队在浙江苍南山区发现了夹纈作坊。当采访结束,夹纈作坊主告诉黄永松,因为难以维持,要关掉这个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夹纈作坊了。黄永松愣住了,很冲动地跟他定了一年的货:一千条夹纈。

在随后出版的那期《夹纈》中,黄永松呼吁人们一道来挽救这种即将失传的民间工艺。惊喜随之而来:杂志引起了国内外纺织界的不小轰动,很多专家学者找到《汉声》,想去参观那个夹纈作坊。

《汉声》杂志的周期,两年半是一个正常的周期?

从采集、种植、采收到食用,编辑们用两年半时间完整地走了一遍。你看见书里那些农人的表情了吗,那些大笑和皱纹?

《汉声》总编辑吴美云回忆1971年的一个中午,第一次见到黄永松。原本约了12点一起午饭,一直等到下午2点。然后,吴美云见到一个穿橘红色T恤很高很帅的年轻人过来,那年黄永松28岁。

如果没有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也许故事后来就不这么写了。

27岁的吴美云当时刚从美国回台湾,想办一份杂志,缺一个美编,她的朋友介绍了黄永松。这个朋友,是黄永松刚拍的一部电影的制片。

那是部很台湾的少年题材电影:《不敢跟你讲》。黄永松现在回忆起来,“拍得比伊朗的《小鞋子》差”。不过那部黑白电影当时并没有影院赏识,那时候台湾流行的是彩色,大银幕。

吴美云去看了试片,很喜欢那种本土的味道。

黄永松其实从没有做过美编,但制片前辈既然开口,这事儿就一定要去做了。

Q:最初杂志的基调定的就是“传统”主题?

A:我的总编辑刚从美国回来,对台湾细腻的东西不熟悉,我就给她讲。

我们的办公室所在的地有一个民间信仰,妈祖信仰。我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保护神。然后她去看妈祖庙。她发现在妈祖信仰里,宗教教学、人类学跟社会学结合得非常好,信仰里,有细致的仪式,有祭典。比如妈祖生日的时候,要回到祖庙去,要去重新点燃,要换新火。从建筑角度看,这些庙宇都盖得非常漂亮。很多细节让她看了很高兴,说台北还有这样的地方。第一期杂志做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就等于一个百科全书,一个传统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

因为做了妈祖主题,第一期杂志又是在新年推出,我建议她做一个新年的报道。中国人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开头,我就弄了基本的提纲。

我让她到我老家来,看我们怎么做年糕,怎么做腌菜,怎么包粽子。

我又带她去看戏,看台湾的京剧,看剧校怎么培育演员,看演员拿大顶——就是倒立,

一本没有任何广告的杂志,有没有复制的可能?

在大陆,《读库》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这是一本没有任何广告的杂志。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你的动机就会不那么纯粹”,黄永松说。

所以《汉声》主杂志一直是赔钱的。

创刊时就遇到资金难题,杂志卖不出去。救他们的是台湾一家航空公司。这家公司的国际部经理在看了杂志后,来谈谈判,他一次可以买几万份,但把价钱压得很低。杂志买回去以后,放在飞机上供旅客翻阅。37年前,飞机上还没有读物。慢慢地,有三十几个国家的华人华侨和汉学家要求订这本杂志。

做了6年,台湾经济起飞,但黄永松痛感社会文化状况却在向庸俗化发展,于是转做中文版,自己面对自己的问题来谈传统文化,谈现在和传统的衔接。又过不久,黄永松做了另一套书,这套“副业”丛书,此后成为养活《汉声》主杂志的来源。

那是一套不是流行读物却畅销三十年、发行量几百万的儿童读物。

按照《汉声》资深编辑刘镇豪的描述,“我们有时候去展示汉声的书,年轻人会扑过来,眼睛放光。啊,我小时候看过这个,那个感觉,就是说汉声和他的童年回忆和成长是连在一起的。台湾的小朋友,年轻人,没看过《汉声小百科》、《中国童话》的,十个人里大概不到五个。”

尽管这种模式看上去复制性极低,但大陆的一本杂志《读库》,再次证实了这种可能。上个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读库》进行了它的年度座谈会,黄永松也去了。

《读库》同样是以“主杂志+副线出版物”的形式,以用心的文字养活自己,按照主编张立宪的说法,“活得挺好”,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出版社。比如2009年《读库》打算做《民国老课本》,在做这套书的两年期间,国内一大批各色“老课本”纷纷出版。

Q:如今我们出书出杂志,一定会担心资金问题、宣传问题。

A: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面对自己:做不做得出来?做得好不好?我们从来不在乎出版发行。没有钱就暂时不出,等到有钱再出。

至于宣传,如果有人帮忙,我们就谢谢他们。但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

Q:张立宪形容《中国童话》、《汉声小百科》是一套“能养老的书”——虽然是“副业”,不留神却做成了对台湾影响很大的书。

A:文化启蒙是我愿意做的事,要让孩子们知道身边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我从来没有说,我为影响台湾而做一本书。

今天人们说“要高度发展农业”,这是不可能的。顶楼种菜,在英国最有名——最后吃屋顶菜的人得痛痛病,为什么?空气污染,铅中毒。种菜不能不接地气。你根据科学,给菜配营养液,五种元素,但微量元素呢?那些菜可能被养得白白胖胖的,但他没有接地气,已经缺少了很多东西。

Q:《读库》也在做这样的事。

A:对,也是用心做书的人。总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吧。

Q:你们希望做的就是维持平衡的微量元素。

A:维持一个文化的平衡。

《汉声》要做成百年老店?

想那么长远干嘛,好好做就行了。一代代都会留下来,历史都是这么走下去的

我忍不住问一旁席地而坐的编辑刘镇豪:黄先生难搞吗,他要求那么高?看他那么好脾气的样子,急了会不会拍桌子?

黄永松在一旁大笑:尽管说,不要怕她挑拨离间。

刘镇豪也大笑:这个,习惯就好了。

黄永松依旧是慢条斯理的软糯腔调:“一个耐心的成就一定是无数不耐烦夹杂在一起的。无数的不耐烦都让你没有停掉,那么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最初让你起心动念的东西,共同的目标。有时候会争吵,喝茶就没事了。”

据说在《汉声》北京编辑部,有很多课,书法、白描、打坐,编辑们可以自由参加。

采访的间歇,有一段黄永松和一个叫程程的女孩子的对话。

——程程,你用什么相机?

——用原来的。

——E3?现在有用E5了呢。

——老的就好了。

——没错,老的就好了。

Q:今天我们做事,总是要速度,要效率,但汉声是反着来的。

A:慢慢来就好。

Q:您一直很慢慢来就好,哪里好?

A:真的很好啊,我们可以一以贯之地、高兴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件事。

今天外面在变,物也不是,人也不是。我们也会遇到困扰,比如新加入的同事,他可能没有我们过去同事们的辛勤,他们比较快一

Q:《汉声》这种做事风格的出版机构,在当今时代,看上去像“怪物”。

A:(笑)现在是比较快的时代,习惯轻薄短小的题材。《汉声》现在做的事,好像在唱反调。其实我们不是在唱反调,我们过去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还存在,所以就继续那么走下去。

Q:难吗?

A:我常说“一息尚存”,我们一直在和时间拔河。

其实大多数时候,《汉声》所做的,只能是见证传统民间工艺的消失。我们做过的很多课题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有些还没做完就已经没有了,《汉声》几十年来一直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二十年前做过的苏州前载村妇女服饰,现在前载村整个村子都没有了,变成了苏州工业区。

这次的《水八仙》,最后一章叫“救救水八仙”,水八仙原来是江南很常见的作物,但现在



种植水八仙的农民不得不每天从二十几楼下来,到更远的地方去租一个水田,每天大早开着电瓶车去。等到收割了,把芡实运回来,搬进电梯,送上二十几楼,在天台晾晒。这些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境况,让人痛心,也很无奈。但一息尚存,就要做下去。



在杭州找一碗藕粉(笑)。

其实大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跟此前台湾的很像,经济起飞,很多传统的的东西却在丢失。台湾的东西丢掉了没有关系,源头在大陆;但是大陆如果丢掉了,就真的没有了。



多东西。

Q:《读库》也在做这样的事。

A:对,也是用心做书的人。总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吧。

Q:你们希望做的就是维持平衡的微量元素。

A:维持一个文化的平衡。



这也是汉声积累起来的特别的风味,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Q:汉声会做成“百年老店”吗?

A:(笑)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好好做事又要想长远。你想那么长远干嘛呢?好好做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一代代都会留下来,历史都是这么走下去的。

名家谈艺 系 黄永松 46



·我们二十年前做过的苏州前载村妇女服饰,现在前载村整个村子都没有了,变成了工业区。

·水八仙原来是江南常见的作物,但现在种植水八仙的农民不得不每天从高楼下来,到更远的地方去租一个水田,因为原本是水田的黄天荡,已经成了公寓楼。

·台湾的东西丢掉了没有关系,源头在大陆。但是大陆如果丢掉了,就真的没有了。

·我们有一个大计划,建立一个“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我们在二十多个城市都有点,杭州也是一个。

黄永松:一直在和时间拔河

黄永松

台湾编辑界的三大教父之一,《汉声》杂志的发起人之一,总策划和发行人,英国BBC授予的全球“传承的英雄”之一。《汉声》杂志在2006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最”,发行量最大的时候,销往三十多个国家,每期销量十几万份。



宋城股份
SONGCHENG
中国文化旅游第一股
股票代码:300144

宋城景区 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中国主题公园的NO.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地,2012年入园游客已超过600万人次。

“建筑为形,文化为魂”是宋城的经营理念。怪街、佛山、市井街、宋城河等景点一步一景,打铁铺、酒坊、染坊、陶泥坊、特色小吃等七十二行老作坊鳞次栉比,木偶戏、皮影戏、布袋偶、街头杂耍、燕青打擂等表演此起彼伏,尤其是王员外家小姐抛绣球招婿表演更是闻名遐迩。

2012年斥3.5亿巨资新建失落古城、三大剧院、四大佛窟,同时推出十余项科技游乐设备,更有新春大庙会、泼水节等

世界三大名秀之一 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

一台3500万人看过的演出,美女如云,如梦似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序:良渚之光 第一幕:宋宫宴舞 第二幕:金戈铁马 第三幕:西子传说 第四幕:千古传情

详情请点击: www.songen.com
演出地点:杭州宋城景区·宋城千古情大剧院
演出时间:19:20-20:20 (具体演出场次以景区公告为准)
订票电话:0571-87090989 (散客) 0571-56921234 (团队)

烂苹果乐园
——中国最大的室内高科技亲子乐园 成人的欢乐世界 亲子们的魔幻乐园

这是一座消失的海底城市,这是一片神秘的魔法丛林,这是一处神奇的水果部落,这是一方成人的欢乐世界,这是一个成人的魔幻乐园! 投资5亿,中国最大、华东唯一的全室内高科技亲子乐园火爆杭州! XD虚拟过山车、环境4D、海底2亿年、魔法小火车、体感互动影院、玩偶之家等近百项高科技互动游乐,一票畅玩。从2012年11月1日起,烂苹果乐园营业时间调整为:每周周五、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及暑期(7月1日-8月31日)开放。

地址:杭州乐园对面(休博园)内
交通:地铁1号线直达(湘湖站下)
咨询电话:0571-82880333
更多信息详见宋城股份官网www.songen.com或新浪微博@杭州烂苹果乐园。

“桐乡蓝印花布” 上文瀾大讲堂

蓝印花布在中国传统习俗、节庆仪式中承载着意蕴深厚的文化表达,与旧时人们生活的密切交织超乎我们的想象。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蓝印花布因受到机器印染“洋花布”的冲击日渐衰微,如今中国只剩下江苏南通和浙江桐乡两地在传承延续。

“桐乡蓝印花布”是浙江省唯一传承完好、完整的传统蓝印花布民间手工艺品,2006年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周六,“桐乡蓝印花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继明应邀上杭州图书馆文瀾大讲堂,讲述“桐乡蓝印花布”的前世今生。

时间:12月22日(周六)14:00
地点:杭州图书馆读者交流区
报名电话:86535070

周六携古玩去岳王艺术城“打仗”

12月22日下午,岳王艺术城三楼会所将有一场岳王独创的古玩换客大会。所谓“换客”就是平常大家私下俗称的“打仗”,这是民间许多藏友经常互相交换古玩的一种方式。既可以是一换一,也有可能一换多,把自己多余的或不喜欢的闲置古玩拿出来跟别人交换自己所需或是喜爱的古玩。这种物物互换方式,既能拾遗补缺,又能不花现金交换到心仪的藏品,是普通百姓最喜欢的一种收藏交易方式。但因个人范围有限,就如相亲那样,成功率不高。因此,为满足盛世收藏热下老百姓的需求,提高“打仗”成功几率,作为杭州古玩龙头市场的岳王艺术城特搭建“集体相亲大会”这个平台,免费让大家参加。凡市民手中有闲置的陶瓷、玉石、书画、钱币、古籍、杂项等都可以前往交换。这个周六下午收藏不再是神秘的传说,你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另,今起岳王收藏俱乐部12月的古玩淘宝特卖会在岳王艺术城会所预展,一百多件瓷杂、书画、玉石等12月23日(周日)下午一点半开始特卖,其中一只台湾为纪念邓丽君特制的由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蒋金凤制作、刻瓷第一人谭海雕刻《何日君再来》歌词的绿泥邓丽君紫砂纪念壶,是“邓迷”的最爱,非常珍贵,是此次特卖会的一大亮点,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每双月一次的古玩淘宝机会。